

吴佩孚传

上册

新华出版社

章君穀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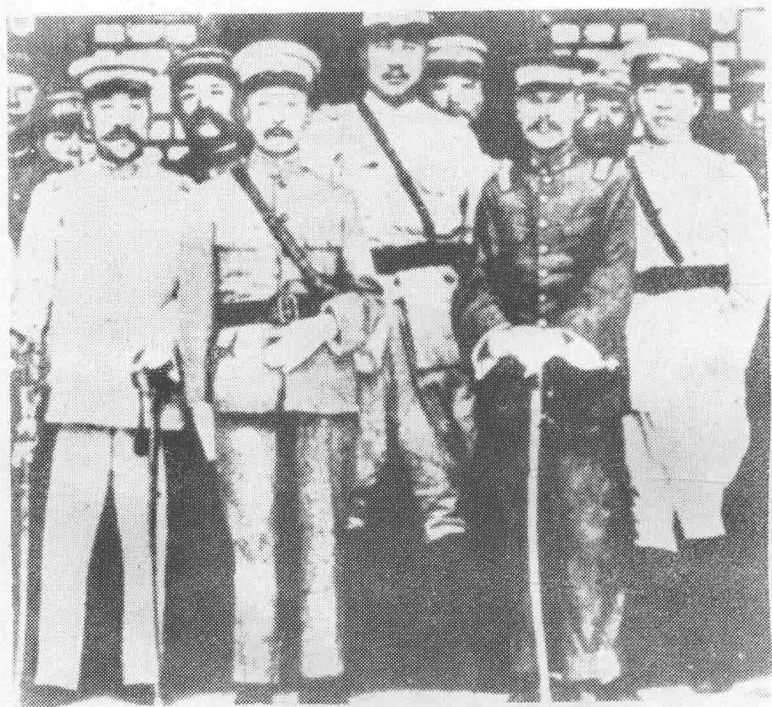
吴佩孚传

上
册

新华出版社



吴佩孚



直奉联合时期吴佩孚（前排右二）与张宗昌、张作霖、张学良（前排右一）等合影

出版说明

吴佩孚(1874—1939)，是北洋直系军阀首领。《吴佩孚传》详尽地描述了吴佩孚的一生。作者不惜笔墨，全面展现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直皖战争，第一、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历史画面和战争发展历史过程；同时对这些战争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吴佩孚、曹锟、冯玉祥、段祺瑞、张作霖等人为取得对对方的胜利而展开的“合纵连横”、“连横合纵”式的斗争，作了深入细致、生动形象的描写。这里有历史记录、文学描写。作为历史记录，对撰写近现代史具有参考价值；作为文学描写，具有艺术欣赏价值。

吴佩孚是个大军阀，是镇压“二七罢工”的罪魁。本书对吴佩孚成长过程和发迹历史的描述，不乏溢美之词；对国民军著名将领冯玉祥的描写，则不乏贬抑之词，这是不太客观、不太公允的；而对吴佩孚血腥屠杀“二七罢工”工人和共产党人的这段历史，着墨不多，尽管也承认是“镇压”、“惨案”等，但基本上是采取“避重就

轻”的手法，起到掩盖吴氏罪行的作用。统观全书，就其基调而言，它是一部美化吴佩孚、为吴氏树碑立传的著作。

《吴佩孚传》原系台湾出版，这次我们作内部读物出版，是依据台湾1985年第三版的本子。考虑到该书原貌问题，没有作什么大的改动，仅对个别地方作了点小的删改和技术处理。请读者以历史的眼光和分析的态度来研读它。

新华出版社编辑部

1987年7月

《吴佩孚传》前言

杨 森

以章君穀先生的如椽大笔，写吴玉帅（佩孚）的生平事迹，倩赵恒惕、贺国光、丁治磐、孙震、李鸿球、刘泗英、毕泽宇、李寰、张森、张伯伦、王联奎诸先生口述资料，校订稿件，经征信新闻报献诸其广大的读者，而由传记文学社辑印成书，流传久远。珠联璧合，众美毕集，可谓近年来的一大盛事。

玉帅以蓬莱秀才，蒿目时艰，奋袂而起，投身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帐下，奉派赴东北各地担任侦探，被俄军所捕，判处死刑，于押解途中设计逃脱。三十三岁奉调回保定，从营付（第三镇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）干到直鲁豫巡阅使，十四省联军总司令，开府洛阳，统兵百万。当北洋时代群雄割据，生灵涂炭，唯玉帅取乱吊民，叱咤风云，大有四海复一之势。在他五十初度那一年，康有为曾寿之以联：

牧野鹰扬，百岁功名才半纪；

洛阳虎视，八方风雨会中州。

由此可想，当年吴玉帅的声望，高到了什么程度。

可惜的是，玉帅生不逢时，他没有机会接受民主的洗礼，主义的熏陶，因此当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，他昧于时势，力抗全国民意攸归的巨大浪潮，以致十万雄师，土崩鱼烂，四面楚歌，茫然无依，只剩下千余卫队相随，急走入川，险阻丛生。当时我曾将玉帅的狼狈窘迫，电呈蒋总司令，愿以私谊，作东道主，使他能在青天白日之下，为一含哺鼓腹之民，一面专轮驶出川境之外，亲往迎迓。玉帅在四川前后住了五年，川军同袍，争相接待，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元月，玉帅因外侮日亟，国难方殷，而甘肃回汉冲突甚烈，他乃西出天水陇西，直抵兰州，亲身调停回汉纷争，勉以团结一致，和内攘外。然后绕经宁夏、绥远，到了北平，张学良率领北平全体文武官员来迎，他愤于张氏不抵抗而失东北，故意不与周旋，上了汽车就走。当晚他又和张氏晤于私邸，一开口便责问：

“你为什么 not 抵抗？”

时值淞沪一二八变作，国军浴血抵抗大举来犯的日军，玉帅在北平疾言厉色，力促东北军反攻并南下增援。日人畏忌玉帅，请他出主满洲，一切名号，唯玉帅之命是从，玉帅峻却，坚拒接见任何日人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今总统蒋公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，特派实业部长孔祥熙，持亲笔函往见玉帅，备致慰劳，并馈赠十万，使吴玉帅甚为感奋，令他的少君和高级幕僚迎于车站。后来又遣人赴南京答谢。不久，蒋公北上，邀玉帅在北平外交大楼接席畅谈，子瑜神交，春明倾

盖，自此遂成莫逆。

民国二十六年七月，抗日军兴，玉帅不及撤离，陷于北平。从翌年秋天起，日方即由土肥原贤二主持，千方百计，劝诱玉帅出山，许以绥靖军事委员会名义，招收旧部建军三十万众，希望由拥有实力，海宇崇钦的吴玉帅，出面主持中日和议。土肥原为这一着棋，前后耗资三千余万日元，但是玉帅大义凛烈，屹然不为所动，因此埋下土肥原老羞成怒、阴谋刺杀吴玉帅的祸根。

汪精卫卖身事敌，艳电主和，曾经函电交驰，向玉帅历陈“时局意见”，玉帅接到汪精卫的第一封信，便提笔在信封上批示了几句：

“复：公离重庆，失所凭依，如虎出山入柙，无谋和之价值；果能再回重庆，通电往来可也。”

中日大战愈烈，日人逼玉帅出山愈亟。二十八年十一月底攫牙疾，被日本医师拔去一齿而左颊全肿，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时，汉奸齐燮元、符定一及日本军医二人强行登楼，伪托施行手术，刀刺喉管，一代贤豪，就此血如泉涌，长瞑不起。

吴玉帅逝世的消息轰动中外，而且不胜怆愕，海内外舆论，一致尊崇他的英风亮节，誉为中国旧军人的最后典型。国民政府明令褒扬，追赠陆军一级上将，并曾开会追悼。

玉帅英年，曾经一战安湘、再战败皖、三战定鄂、四战克奉，乃有常胜将军之誉。平生自律甚严，尤以三不主义——“不住租界，不积私财，不举外债”著称于世，而他也能身体力行，贯彻始终。晚年擅画梅竹，著

述有《循分新书》、《正一道铨》、《明德讲义》、《蓬莱讲话录》、《蓬莱诗草》，由吴佩孚集编辑委员会同仁附列传记、年谱、追忆录等三章，辑入民国四十九年三月大中书局出版之《吴佩孚先生集》。

吴氏传记，迄今已有法国人邵万所撰之未刊行本，日人冈野增次郎著《吴佩孚》及陶菊隐著《吴佩孚传》等数种，后者问世业经多年，吴集编委会曾予检讨，认为不仅过于简略，而且错漏甚多，因此玉帅的故旧挚友，一致愿意提供正确的史料，请章君毅先生写成这样一部真实详尽，信而有征的《吴佩孚传》。

是为前言。

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《史记》上说是渤海中的三座神山。汉朝的时候曾经有人到那儿去过，看见“许多仙人，和不死的灵药”，据说：那儿的宫阙都是黄金白银砌造的，所有的飞禽走兽，一概披上雪白的外衣。——“其物禽兽皆白”，只有这一句，可能有百分之几不是神话。蓬莱古称登州，在渤海湾南，跟辽东半岛遥遥相对，《后汉书》上有“辽东豕”的掌故，说是河东群豕皆白。

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又称蓬壶、方壶、瀛壶，典故出在《拾遗记》。《拾遗记》解释说：这三处地方都呈壶形。

如果是在封建时代，后世尊称孚威上将军吴佩孚，就得称他一声“吴蓬莱”，如同曾湘乡、李合肥、张南皮，但是吴佩孚生在晚清，飞黄腾达却在民国以后，民国废了谥号，不再有人曾以“吴蓬莱”相称。不过，蓬莱吴佩孚、蓬莱吴子玉、蓬莱将军、蓬莱秀才，……许多自称或人称全把蓬莱跟吴佩孚连在了一起，吴佩孚留下一部诗集，也是叫《蓬莱诗草》。地以人传，吴佩孚对于山东蓬莱县的贡献自不在小。

吴佩孚曾经考据过他家的世系。他说他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之后。泰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，照说周太王应该传位给泰伯，可是泰伯的三弟季历很能干，何况季历又有一个圣子姬昌，因此周太王叫季历当了皇帝。泰伯骇怕这位老弟皇帝容不得长兄次兄，于是带了他的二弟虞仲，一块儿逃到荆蛮。——荆蛮，便

是现今江苏扬州、镇江以至常州、苏州一带，周太王时代那儿还不曾开发。如今的鱼米之乡，人杰地灵，在当时却是“犷矣淮夷，蠢尔荆蛮”。

泰伯、虞仲两兄弟到了荆蛮，自号句吴。“句”是发音，实际上便是“吴”，这是吴国和吴姓的由来。根据吴佩孚的考据，泰伯生了二十四个儿子，分封华夏内外各要地，这儿所谓的华夏是指华中。二十四子其中的一个，还东渡到了日本，吴佩孚曾经在《三国志》《东夷传》里，读到“东夷”是夏康氏后代的说法，他很高兴地说：

“这一点，可以从日本人短发纹身的风俗得到证明。”

吴佩孚说他的始祖出自江苏延陵郡，延陵的旧治便是现在的武进县(常州)。泰伯建立的吴国传了二十五代，春秋时有一位公子(王子)吴季札，他父亲要立他为王，吴季札拜辞不受，于是他父亲把他封在延陵，所以吴季札又称延陵季子。蓬莱吴佩孚，便是延陵季子的后代。

据吴佩孚自己推算，由泰伯传到他的父亲吴可成，一共是一百二十世，而他因为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，大哥吴道孚又早夭，所以他是吴泰伯第一百二十一代嫡裔。他曾说：这和日本明治天皇，是第一代太阳火残王子天照神武天皇的第一百二十一代裔孙，“似属巧合”。

吴佩孚的祖上，是什么时候从常州迁到山东蓬莱去的，不可考。

尽管吴佩孚的远祖是周太王的长子，历史上开辟江南的第一人，始祖吴季札聘于上国，遍交当代贤士大夫，他曾经到过山东，闻乐而知治乱兴衰，大家都称道他是春秋时代的贤者。可是，传到了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，山东蓬莱吴家，仅只在城区县学后街，

开一爿规模甚小的杂货店，字号“安香”。

吴佩孚生于前清同治十三年甲戌（公元一八七四，民元前卅八年），三月初七日，辰时。

他的父亲吴可成，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，做点小生意买卖，维持生活。这位吴老先生，颇富于国家民族思想，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七年，励精国治，变法维新，亟欲侵夺朝鲜、台湾、琉球；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，日本人乘机构衅，派兵攻台，明明吃了败仗，反而向我国索偿军费五十万两，消息传出，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。可能吴可成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由于潜意识的关系，吴佩孚诞生的那一天，他梦见明朝抗倭名将、民族英雄戚继光到了他的家里，蓬荜生辉，振奋异常；由于戚继光字佩玉，因此，当吴佩孚呱呱坠地，吴可成便以佩为名，以玉为字，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，字子玉。

吴佩孚的母亲张氏，是一位克勤克俭、很有志气的贤妻良母，安香店的蝇头小利，不足以应付小家庭的开销，她白天帮同照料店铺，料理家务，晚上便借一灯如豆，纺点纱来赚两个钱，以此贴补家用。

上面还有一个哥哥，叫吴道孚，早夭，因此吴二爷成为吴家的长子。他三岁的时候，光绪二年丙子，添了一个弟弟，名唤文孚。

吴可成夫妇对两个儿子管教很严，尤其是对吴佩孚，因为他是长子，父母寄予的希望很高。可是毕竟家境清苦，两夫妇成天忙于衣食，难免照顾不周，而吴佩孚小时候玩心很重，家里耽不住，经常和些小朋友到处游荡，龙神庙、蓬莱阁，都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地方。

这蓬莱阁是蓬莱县的一大胜迹，座落在城北丹崖山上，阁之下便是渤海滨，汪洋万里，惊涛拍岸，极宜于远眺。蓬莱阁建于宋朝治平年间（宋英宗的年号，民元前八四八年），明朝的参将，清朝的藩王孔有德曾经在那儿住过，阁顶，悬有一块大匾额，上书“海不扬波”四字。

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，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，非常熟悉，于是在他投身行伍，征战半生，睽违故乡数十年里，他无时无刻不眷念蓬莱阁的景物。当他于民国二十八年被日本人谋害于北平后，他的老政务处长刘泗英，特地为他在四川南川金佛山麓三泉公园，也构筑了一座蓬莱阁，供奉吴佩孚的遗像、楹联，灯火香花，由紫阳、青阳两位羽士，朝夕膜拜，以彰忠烈。刘泗英曾经有记、有诗，常乃德为此还写了一首《湘月词》。

吴佩孚儿时虽然顽皮，但却很能自爱自重，父母对他也是欢喜，所以他不曾挨过打。最重的一次处罚，是因为他在外头玩了一天，实在太疲倦了，忘了洗脚便上床去睡，结果被他母亲发现，把他叫醒过来，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，不许躺下。

长到六七岁了，父亲教他认字，念书，然后送进私塾。蓬莱县学后街地点偏僻，座落在孔庙和考棚的后头，一排屋子，全是窄门浅户，湫隘简陋，安香店自也不能例外。家里面别说书房，连张书桌子也没有，吴佩孚愁眉苦脸，拿着父亲买来的书本，问他母亲说：

“娘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念呢？”

所得到的回答是：

“我给你想法子。”

家里有一副大石磨，搁在廊檐底下，吴大娘去找到一块木板，往磨顶上一放，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，叫他用骑马式，坐

好在磨脖子上，就这么样，书桌也有啦，凳子也得嘞。吴太夫人很满意的笑笑，把书本摊开在他跟前，说声：

“孩子，你好好儿的念罢。”

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，还有一层妙用，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以后，根本就别想溜；如欲下地，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。

过路的街坊乡邻，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，咿咿唔唔的念书，吴可成笑容可掬的招徕生意，吴张氏当街坐着，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，一得闲便来纺个不停，于是颌首赞许的说：

“唔，这家子人，将来必定发达！”

还没个发达的影子呢，转眼间到了光绪十六年（公元一八九〇年），吴佩孚十四岁，吴文孚十一岁，父亲害病死了。剩下孤儿寡妇，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，吴太夫人又是天生的傲骨，再没有钱，也不开口求人，只得草草的营葬。

父亲一死，吴家仿佛栋折梁摧，天崩地裂，店务没人照管，只好让它自生自灭。母子三口生活没有着落，吴大娘便夜以继日的纺纱，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，心力交瘁，繁剧沉重的家事和工作，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，健康大受影响。——十四岁的吴佩孚在这时候变了，他不再贪玩游荡，从此沉寡默言，每天深夜伏在枕上，看灯光闪烁，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，单薄而佝偻的身子，咿——呀的纺车声音，和读书声相唱和着，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。吴佩孚缩在被窝里紧紧咬住牙关，他不许自己哭，但是他已下定了决心。

有一天，他所要探问的事情，终于有了点眉目，于是他秘密的布置妥当，然后兴冲冲的回到家里。吴佩孚蹲在纺车旁边，问

他母亲：

“娘，我也去挣钱，帮着养家，可好？”

抬起疲倦的眼睛，望了他一眼，吴大娘说：

“你给我好好的念书，我们这一家子，指望都在你身上咧！”

“娘，我赚钱也是读书。”

“那儿会有这种好事，”吴大娘头也不抬：“还是等你念好了书，再去赚大钱吧！”

“娘，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娘，是真的。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，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。”

二两四钱银子，在当时真是一笔大数目，一家三口省吃俭用，加上吴大娘的纺纱收入，就能有个富余。吴佩孚以为他母亲听了会惊一一惊的，那儿知道，吴太夫人声色不动，只是在说：

“你别胡思乱想啦，才十四岁的孩子，人家肯让你去当兵？”

“不是当兵，是当学兵。”

“就算是当学兵，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。”

虎的站起身来，挺一挺胸：

“娘，我生来个子高，就说我十八岁，也没人会不相信的。”

定定的看了吴佩孚半晌，吴大娘脱口而出，喃喃自语：

“嗯，这孩子，是长得高。”

但是，即使个子长得再高，能够冒充得了十八岁，吴大娘还是不赞成吴佩孚进水师营。自从满人人关，多尔袞为了压制汉人习武，唯恐浸假成为反抗的力量，恶意的命人散播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”的谰言以来，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，竟然在中国人心目里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。基于此，吴太夫人反对甚烈，同

时，她自吴佩孚生下了地，便将一切美好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他身上，吴太夫人雅不欲吴佩孚中辍学业。

第一次的请求，所得的结果是严词拒绝，断乎不准，但是吴佩孚实在不忍再看母亲这么样劳苦下去，而且，不论吴太夫人如何焚膏继晷，拚命苦干，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，渐渐的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，吴佩孚觉得自己身为长子，未便袖手旁观，因此，他锲而不舍，再接再厉，一有机会便跟他母亲絮聒不休，后来，他迎合母亲的心意，又一次兴奋不已的跑回家来说：

“娘，我打听得确实了，水师营里的学兵，上课上操，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。”

“两天？”吴大娘的心思，有点儿活动了，出操上课，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，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，倒有二两四钱白花的饷银好拿，这个待遇，实在是太优厚、太可观、太划得来。

“一星期去两次水师营，”吴佩孚恳挚的说：“娘，还有五天的时间，我可以继续念书。”

“继续念书，”吴太夫人沉沉的叹一口气：“你打六岁起进私塾，九岁就开篇做文章，十二岁念完了四书五经，好些个老夫子，都在夸奖你诗跟文章做得好哩。现在你都十四岁了，只怪家里没钱，请不起好老师，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。——这么样继续念下去，我真不知道你能念出什么名堂。”

一听他母亲提起这件事，吴佩孚不禁心花怒放，当时便问：

“娘，你可晓得李丕森李老师？”

“登州府头一位好老师啊！”可见吴大娘平日对这些名师留意得很：“李老师教出来的举人、秀才，好些个咧。——你提李老师做什么？”

“娘，李老师答应教我的书呢。”